

海上花列传

内 容 简 介

《海上花列传》长篇狭邪小说。64回。为清末韩邦庆所著。邦庆,字子云,号太仙、太一山人,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小说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堕落为主线,主写上海妓院生活,旁及官场和商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上采用合传体结构,将有关人物的故事有机地组合起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呼应;善于真实自然地描写同一类型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开吴话小说之先河。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妇女的迫害,对当时地主买办富商流氓横行的罪恶社会有所谴责。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海上花列传

题 识	(2)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3)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10)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18)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26)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34)
第六回 养囡鱼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41)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49)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57)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64)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72)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79)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87)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95)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102)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110)
第十六回	种果毒大户 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118)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125)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133)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浹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141)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谗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149)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156)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议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164)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172)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180)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188)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196)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204)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211)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219)
第三十回	新住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227)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235)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243)

题 识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侬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挾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诃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华也怜侬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侬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侬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侬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侬云。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侬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侬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

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侬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夭如桃,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侬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怜侬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侬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侬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

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趔下桥来。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去，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

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

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堂，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来？寓来咾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

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

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朴斋道:“为仔无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哋屋里做啥?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说:“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千仔住来哋客栈里,无拨照应。”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哋。”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

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

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倌人。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倌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

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庄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

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倌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倌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

那倌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

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啲陆里？”荔甫道：“就来啲宏寿书坊里楼浪，阿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

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信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

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信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信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正值杨家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问：“陆里一位嘎？”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

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子，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 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 去 ，让俚哋去末哉。”

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 ，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 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 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哋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哋悦来栈。”杨家 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 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 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

杨家 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 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

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啲 水饺子 ’勿吃，倒要吃 馒头 ’。”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耐 去听俚，俚来啲寻耐开心哉 。”复 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野啲！”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

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于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 。”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倌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倌铺上台单，摆上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

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

堂倌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张小村还餞说两句。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馆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馆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也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馆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倌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倌呈上菜账，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倌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面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噜道：“耐为啥要走？镶边酒未落得扰扰俚哉。”被张小村咄了一口，道：“俚咪叫来咪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

“庄荔甫只怕来噪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末到陆里去？”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我看起来，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去个好。俚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倌人，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噪，耐也犯勿着。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无啥。”朴斋道：“陆里搭嘎？”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末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末去。”

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

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嘎？”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多说多话。”

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擢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